

《夜雨寄北》在跟谁跨时空对话
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。古往今来，很多人觉得该诗是一首爱情经典诗，是作者跟妻子的跨时空对话。这不是一种“误读”？

视为“寄妻”诗 削弱了艺术含量

清人吴乔在《围炉诗话》说：“唐人诗被宋人说坏，被明人学坏，不知比兴而说诗，开口便错。”这是就读李商隐诗而言的。李商隐的诗擅用比兴，幽微含蓄、隐晦曲折、寄托甚深，很不情愿将诗写得直浅晓白。从主观上说，李商隐“刻意”为诗，很少率笔成咏，不会轻易出语；从客观上说，其诗言辞闪烁、讳莫如深、晦涩朦胧，叫人颇费猜疑，真个是“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”。对此，清人叶燮《原诗》更是直言：“李商隐七绝，寄托深而措辞婉，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。”

如果真要将其视为“寄妻”诗，那此诗的艺术含量其实是大大削弱了，也简单化了李商隐其人。从诗题“寄北”来看，故意不明对象指向，存心让人费思量。这是擅长典故、深于象征暗示的李商隐所乐于呈现的样态。

但是，有人为了牵强“寄妻”说，竟然想到了改题目、改时间。改题目，即将“北”改为“内”。改题目是宋人洪迈，他为了使自己的“寄妻”误读让人信服，在《万首唐人绝句》里把此诗题目改为《夜雨寄内》。此改遭到此后几乎所有人的反对。有学者批评道：“寄北”，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作“寄内”，乃宋洪迈篡改。实际上，商隐寄妻诗，概不显标于题。

改时间，即将写作时间提前4年多。改时间的是清人冯浩，他认为，李商隐于大中二年有过巴蜀之游，寄北诗亦写于其间。于是，“语浅情深，是寄内也”。但历史学家岑仲勉考证，所谓巴蜀之游并不存在。有人进一步分析，“此诗情味，显系长期滞留，归期无日之况，与客途稍作羁留者有别……当是梓幕思归寄酬京华友人之作，确年不可考，约在梓幕后期”。

“夜话”之人 很可能是令狐绹

李商隐与之“夜话”的那个“君”是谁呢？最有可能是令狐绹。令狐绹何许人？这也是个被

“妖魔化”的人，臭名几与李林甫同，史称李商隐深受令狐绹打压。《旧唐书》说“（绹）以商隐背恩，尤恶其无行”，《新唐书》则说“绹以为忘家恩，放利偷合”。这真是一桩千古冤假错案。

事实上，令狐绹曾帮李商隐几出援手。商隐登进士第，靠令狐绹之力。这在《新唐书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开成二年，高锴知贡举，令狐绹雅善锴，赞誉甚力，故擢进士第。”李商隐还因令狐绹的关系，曾在长安任京兆府掾曹、太学博士等职。李商隐执着仕进，三次离家远游而依人作幕：大中元年至二年，在桂林郑亚幕；大中三年至五年春，在徐州卢弘止幕；大中五年冬至十年春，在梓州柳仲郢幕。但是，他“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”。

令狐绹之父令狐楚，出将入相，亦为天下文宗，“是个饱经宦海风波，富有政治经验，很有知人之智的老人”。大和三年后，这位老人就视李商隐如亲出，可谓恩德备至，“岁给资装”，且“令与诸子游”，精心调教，亲授其官样文章之要诀。李商隐在《谢书》中感叹“自蒙半夜夜衣后，不羨王祥得佩刀”，对令狐楚充满了感激深情。李商隐不仅在令狐家自由进出，而且与令狐家公子们结交优游、攻读食宿。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开成二年，李商隐在参与料理令狐楚丧事后不久，“就婚王氏，入涇原幕”。在令狐身边的日子里，李商隐和老二令狐绹关系更好、更谈得来一些，甚至婚后还和令狐绹常相酬唱。

李商隐一生，用于交际的诗作，写给令狐绹的最多，如《酬别令狐补阙》《酬令狐郎中见寄》《寄令狐郎中》《寄令狐学士》《梦令狐学士》《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》《和令狐八戏赠二首》《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》《赠子直花下》《子直晋昌李花》《宿晋昌亭闻惊禽》《晋昌晚归马上赠》等。其中，在诗题上赫然标明寄赠令狐绹的，就不下20首，还不包括题目上没有标明而实际上也是寄给令狐的诗。

从这些寄赠诗的内容来看，二人既是朋友关系，又是府主和幕僚的关系，还是重臣与下僚的关系，但最本质的是不一般的朋友关系。有人提出，“商隐与令狐绹唱酬诗，十九含有希冀汲引推荐之意”。在写于开成五年的《酬别令狐补阙》里，李商隐这样咏道：“惜别夏仍半，回途秋已期……弹冠如不问，又到扫门时。”令狐绹

时为左补阙，李商隐竟以“扫门”相“要挟”，意思是说：如果你再不援我，我就以魏勃见齐相曹参的方式，早晚来扫你家门。

李商隐还有一首叫《九日》的诗，写于大中三年。当时，商隐自南郡归，而令狐绹时拜中书舍人，又拜御史中丞。《九日》云：“曾共山翁把酒时，霜天白菊绕阶垂。十年泉下无消息，九日尊前有所思。不学汉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咏江篱。郎君官贵施行马，东阁无因再得窥。”一般的解读是，李商隐没有见到令狐绹便发脾气，于诗中



自比“楚客”，且将这首诗题于令狐家厅壁之上。《北梦琐言》载：“相国睹之，惭恚而已。”可以看出，令狐绹对此是宽容之极、大度之至的。

“共剪西窗烛” 寓意改变现状的渴望

李商隐存诗590余首，七绝192首，占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其七绝诗的总量在唐诗大家中仅次于白居易。《玉溪生诗说》评：《夜雨寄北》“含蓄不露，却只似一气说完，故为高唱”。意思是说，此诗看起来浅直明朗，实际上却意蕴悠长，是为“含蓄不露”也。

诗以问答开篇，跌宕有致而引人入胜。读懂这个“君”，是读懂全诗的关键。“君”为何人？并不是李商隐的妻子，其妻王氏死于大中五年。即便其妻未死，商隐寄妻诗也应该不会用“君”呼。唐诗中用“君”无数，而用于称“妻”、称女子的仅是几个特例，如“半缘修道半缘君”。

近世也有人说“君”为温庭筠。李商隐在徐州幕时，温庭筠寄诗云“寒蛩乍响催机杼，旅雁初来忆弟兄”；李商隐在川幕，也有三首

诗寄赠温。然玩寄北之诗意，非寄温也。这个“君”，需有三个条件要素：一是能够让其返北而结束漂泊之命运；二是与其有过甚密之过从的经历；三是足以让其倾倒苦水者。由此观之，非令狐绹莫属。

史载，李商隐于大中五年冬随柳仲郢入蜀，大中十年春返长安，此诗约写于其间的后半期。此前的人蜀作幕，并不是令狐绹将他发配过去的，而是李商隐自己积极争取来的，因为其官品可从正六品上阶升至从五品上阶。这个仕途急切的人，曾怀有“欲回天地”的高远抱

负。可入蜀之一去旷日持久，其间荒远孤独的苦况是始料未及的。在此背景下，他肯定不止一次寄书令狐绹。此诗之开篇，既有“君问”之欣喜，又有“未有期”之感喟。紧承“问”字，又凝练出一个凄苦孤独的意象：“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独在巴山，时已深秋，且为孤夜，更兼淫雨，池水猛涨，此情此景凄惨无比、刻骨铭心、逼人涕下。此句情感异常丰富，既悲且怨，甚至是愤懑和绝望，显然不是由于夫妻分离而感到的痛苦，仿佛有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的慨叹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”一句，最见婉转变化之功夫。它超越时空，将眼前跳接未来，以巴山对接北方，而呈现重逢故人的乐景欢情。“何当”二字，意谓“什么时候”或“怎么能够”，既含“未有期”的不可料定惆怅，更多的则是充满“却话”的期待，凸显诗人朝思暮想而重获知遇的心思。

诗人非常巧妙地用“西窗”拉近彼此距离，用青少年的回忆来打动对方，而使对方也动情于往昔的交往。“西”在古代，多与客有

关。古人尊称家庭教师为“西宾”或“西席”。舍房之西侧房间，即西厢或西窗，一般是书房，安置家庭教书先生或给客人住。“窗”字又常常连词为“窗友”或“同窗”，更可说明《夜雨寄北》用“西窗”所要表现的正是会友内容：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长安，在西窗下一边剪烛一边谈心。作者很想找令狐绹深谈，倾吐自己在蜀期间那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完的苦楚。

应该说，《夜雨寄北》中的“西窗”并不是什么典故，此前出现得不是很多。陶潜诗中有“南窗”“北窗”和“东窗”，唯独没有“西窗”。杜甫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，理当是临西窗而观吧？白居易诗中倒是出现过几次“西窗”意象，如“西窗明且暖，晚坐卷书帷”、“西窗独暗坐，满耳新蛩声”、“闻君古渌水，使我心和平。欲识慢流意，为听疏泛声。西窗竹阴下，竟日有余清”。

西窗是读书弹琴所在，诗人西窗独坐、西窗听虫、西窗栖阴。诗中的“西窗”更多的是一种审美，表现了一种闲趣，是表现高雅韵味的诗意象。《夜雨寄北》之后，“西窗”在诗词中频繁出现，“西窗”美的内涵和意蕴愈加丰富。诸如西窗映雪、西窗听雨、西窗满月、西窗遐思、西窗忆昔、西窗梦断、西窗夕照，“西窗”逐渐定格为一种诗化意境。西窗，成为一种诗禅兼生的化境，成为一种能够唤起人们亲切好感的诗歌语言。

“西窗”成了一种象喻，“巴山夜雨”也成为一种象喻。诗的四句再次出现“巴山夜雨”，眼前情境而作日后怀想，强化了巴山之苦况：不晓得哪一天能返长安而相对夜谈，我一定要追述今夜作客巴山的苦况。结合前述，此意尤深，此话甚妙。诗人渴念知遇之情尽出矣，满怀希望而又害怕失望，非常虔诚地投寄，也非常急迫地期待。这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孤独无依、孤单无助的形象。宋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评云：“绹之忘商隐，是不能念亲；商隐之望绹，是不能揆己也。”可见，这也是此诗感人至深的地方。

此外，古人赠诗友人都会署上对方名号，这是礼法规矩和常识。而此诗不是一般性寄友，也不是寄一般性的朋友，乃含蓄的象喻之作。诗中写到的，是一种重归于好的渴望，一种情感沟通的渴望，更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渴望。由此，细读文本并结合李商隐身世经历，《夜雨寄北》寄给令狐绹的可能性最大。

（文/王志清 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）

孟尝君养士三千 为何被称为“奸雄”

春秋战国时期，养士之风盛行。而开大规模养士风气之先的，无疑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。

孟尝君依仗父亲留下的丰厚资产，在封地薛邑广招各国人才，甚至一些犯罪逃亡的人也跑来寻求庇护。而孟尝君来者不拒，结果是闻风而来的士人越来越多，号称“食客三千”。

当时，秦昭襄王求贤若渴。听说孟尝君的名气，便想将他招揽到秦国来。而孟尝君听说有官做，竟然心动了，门客们怎么劝也不听。著名的舌辩之士苏代（苏秦的弟弟）劝阻后，才让他暂时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。不过，秦昭襄王最后还是想法把孟尝君请到了秦国，并任命他为相国。此举遭到秦国大臣的反对，他们认为孟尝君是齐国

人，肯定会“先齐而后秦”。秦昭襄王不得已，罢了孟尝君，并将其软禁起来。

孟尝君托人找到秦昭襄王宠爱的妃子，希望她去说服秦昭襄王放自己回齐国。妃子听说孟尝君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白裘，便提出以这件狐白裘作为交换。偏偏孟尝君到秦国时，已经将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襄王。这时，一个门客自告奋勇“替君解难”，学狗打洞，钻进了秦昭襄王藏宝物的仓库，偷出了这件狐白裘。最终，秦昭襄王听从妃子的劝说，同意放孟尝君回国。

孟尝君被释放后，担心秦昭襄王反悔，便隐姓埋名、星夜兼程出关。赶到函谷关时，已是半夜了。根据当时出关的规定，只有鸡叫了才能开门放人进出关口。这时，孟

尝君的一个门客便学鸡叫，引得附近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。把守关口的官吏听到鸡叫，便打开了关门，孟尝君等人趁机一涌而出。等到追兵赶来时，孟尝君一行早已远去。这个“鸡鸣狗盗”的故事，形象地展示了孟尝君养士的众多特点。

其实，在他的众多门客中，还有不少见利忘义、心狠手辣之徒。当齐湣王听信谗言、免去孟尝君职务时，门客纷纷离去；而当孟尝君恢复职务时，他们又一个个回来了，而且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孟尝君路过赵国时，当地人听说孟尝君名声很大，纷纷出来围观，但看到他后大为失望：原以为孟尝君是一个魁梧的大丈夫，没想到只是一个瘦弱的小男人啊。孟尝君听到后恼羞成怒，而他的那些随行门客

居然当场砍杀几百人……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君子之养士，以为民也。”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。然而，“孟尝君之养士也，不恤智愚，不择臧否，盗其君之禄，以立私党、张虚誉，上以侮其君，下以蠹其民，是奸人之雄也”。这样的养士行径，不值得颂扬。

当然，孟尝君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为了一己之私利，不顾国家利益。齐湣王任用秦国逃亡将领吕礼为相国，孟尝君为了达到排挤吕礼的目的，竟然写信给秦国相国魏冉，要他率军攻打齐国。

孟尝君做的最为出格的一件事，是在齐国面临生死存亡时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。公元前286年，齐湣王出兵灭掉宋国之

后，南侵楚国，西侵三晋，甚至想灭掉周天子取而代之。燕昭王则抓住这个机会，命乐毅为统帅，联合秦、魏、韩、赵等国一同进攻齐国，攻占齐国70余城，甚至占领了齐国都城临淄。齐湣王出国逃亡，被楚将淖齿所杀。这个时候，孟尝君在哪里呢？

原来，齐湣王灭宋后，打算除掉孟尝君，孟尝君便跑到魏国，被魏昭王任命为相国。燕国进攻齐国时，他奉命联合秦、赵等国同燕国一同讨伐齐国。也就是说，齐国差一点被灭亡，其实有孟尝君的“功劳”。

孟尝君重视人才，不拘一格，本无可厚非。但作为一个大臣，为什么选人才其实更为重要。总的来看，选拔和重用人才应以国家利益为重，而不是沾名钓誉，更不能以个人私利践踏国家利益。

（文/殷啸虎 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）